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南非漫漫自由路

(法)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著
王红芹/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一切坚固的 都烟消云散了

(法)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著
王红芹/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字:01-2011-27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 (法) 拉皮埃尔著;
王红芹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43-0118-2

I. ①一… II. ①拉… ②王… III. ①长篇小
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1.45 ②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3541 号

A RAINBOW IN THE NIGHT by DOMINIQUE LAPIERRE

Copyright:© Dominique Lapier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EVERIGHT BOOK

All rights reserved.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著 者: (法)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118-2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自序

我撰写《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时候,并没有打算编纂一部详尽的南非史,而是竭尽全力地准确讲述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书中许多信息都源自大范围的个人研究,而且从未发表。

严谨总是让人感到有些乏味,所以,为了使叙述更加生动,我对种族隔离缔造者之间的一次秘密会议进行了戏剧化渲染,但这并不妨碍真实,它是以历史记录 and 谨慎的调查研究为根据的,而且,历史本身就有很多戏剧性的情节。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美丽祖国的大地亲密地牢不可分,就如
红木树之于比勒陀利亚,含羞草之于灌木林……

——一个国内安定并与世界和平相处的彩虹之国

纳尔逊·曼德拉

献 词

献给海伦·利伯曼以及为废除种族隔离压迫而
奋斗,并取得自由、统一、真理与和解之胜利的所有
白人、黑人和杂色人种。

目 录

自序	\	001
第一部分	寻找新乐土	\ 001
第二部分	首相的推土机	\ 063
第三部分	海伦与克里斯:黑暗中的两盏明灯	\ 109
第四部分	“主佑南非”	\ 151
后记	\	201
附录	\	207
简要年表	\	211
术语表	\	213
参考书目	\	215
鸣谢	\	216

第一部分 寻找新乐土



劫

掠、奸淫、杀戮，这是16世纪一场反对异端的斗争，其惨烈程度历史罕见。

虔诚的西班牙天主教徒调集军队，狂潮般掠过荷兰北部省份，令其陷入了一片血光火海——夜以继日地，数以千计皈依马丁·路德新教的信徒被烧死，而路德才刚刚与罗马及其贪婪的教皇决裂。反抗接踵而至，发起者是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是皮卡迪人，相貌端庄，长着长鼻子，蓄山羊胡，穿着带紧毛领的长袍。在日内瓦的庇护所里，他发出成千上万份宣言，企图让世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圣经》不仅是信仰的唯一源泉，而且是神授皇权的明确启示——《圣经》，已经成为一座灯塔，指引着荷兰低地的人们夺回被天主教军团掠走的自由。

就在这时，日内瓦来的先驱告知荷兰人：他们是新一代以色列子民，被上帝选来解放他们的国家，就如同希伯来人曾经赢回迦南之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没有什么比这种肯定更能坚定荷兰人生存的意志。

“你们是上帝的神圣选民！你们将不会害怕，因为上帝与你们同在……他的天使将与你们并肩作战！”在匆忙改作新教礼拜点的教堂里，加尔文的使者们朗诵着。使者们引用《圣经》说：荷兰叛国者曾屈服于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但是现在我们准备好了，要像以色列十二族长那样征服乐土；“如果耶和华中了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而是因为你们是最

小的。”他们接着援引《申命记》，呼喊：“你的脚所踏的每一个地方应是你的唯一，也将是你的边境。”

两千年前，上帝派遣塞浦路斯之王解救了解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现在上帝派奥兰治的威廉解放在荷兰各省受困的人民。加尔文教徒威廉仅以乔舒亚夺取乐土所花的半数时间，就让他的新家园摆脱了西班牙的暴君，让七个中等省份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共和国，一个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强国。

加尔文先知一直都是正确的。上帝确实选择了小小的荷兰并赋予了它光荣的命运。巴达维亚人民会几百年久志不忘这次恩典，直到某天他们受谴于子孙犯下的滔天大罪。但是在17世纪早期，那场重大的运动仍然遥不可及。“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的罪过情有可原”，圣歌打消了新成立的荷兰归正教会会众的疑虑。

北海沿岸，荷兰北部弗里西亚省的低地和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就是这个时代的新耶路撒冷。20年之内，荷兰的首都将成为欧洲的文化、艺术和金融中心。源自《圣经》篇章与加尔文作品的精神与智慧促使阿姆斯特丹接纳一切文化、贸易和宗教。

杰出的作品——伦勃朗、佛兰斯·哈尔斯、弗米尔和勃鲁盖尔富有表现力的油画——很快唤醒了生气蓬勃的乐观主义时代。表面上看，那时的荷兰社会生活处处显现出加尔文清教主义的烙印，但是新贵们简朴的住宅里是奢华无度的生活，人们暗淡的衣着似乎显出所有轻浮的理想已被抛弃，但这却被首府要人华丽的绸缎服饰揭穿。

随着大股份公司的建立，这个小共和国的经济蒸蒸日上。

1620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牢牢垄断了对整个亚洲的贸易，尤其是丁香、肉桂和胡椒等香料贸易。东印度公司获准建立贸易点，可与土著统治者交易，必要时还可自立佣兵。它很快集齐了150艘商船和40艘战舰，成为可以

绝对控制商贸的国中之国。公司的董事会由 17 名穿黑缎紧身上衣、围白丝巾的贵族组成，即十七绅士。总部大厦壮丽华贵，由火枪手严密守卫。公司仅 1653 年的贸易额就超过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预算。

商业上的领先地位使荷兰能够靠剥削殖民地富裕起来。1651 年，十七绅士董事会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显示，公司的殖民地已经遍布非洲、美洲，开拓殖民地的船队甚至已经远及亚洲。每当周日，这个民族便会想起上帝所赐的独特命运。但是就像他们攫取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城一样，这个民族丝毫没有质疑自己前去占领世界其他地区的行为。1651 年年底，十七绅士轻快的帆船将会带着怎样的任务驶向哪个新的目的地呢？

一个精力充沛，6.2 英尺高，穿着有白色刺绣领子的暗黑色羊毛紧身上衣的人即将揭晓答案。

他是 33 岁的扬·范·里贝克，长着一头浓密蓬乱的棕色垂肩卷发，额头宽大，目光坚定，是佛兰斯·哈尔斯笔下典型的冒险家。身为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之子，里贝克是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他放下镊子和手术刀，带着妻子玛莉亚和几个孩子到东印度公司工作，想借以周游世界。他帮助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城，并出任行政长官。十七绅士把他从行政长官的位子上召回，为他制定了宏伟的新计划。范·里贝克对将要开始的又一次冒险感到兴奋。他心怀爱国热情阅读了《圣经》，聆听了加尔文的预言，为服务祖国的伟大计划做好了准备。

“你问我，我会给你国家做遗产”，诗篇的作者如是保证。1651 年 12 月那个寒冷的早晨，这位年轻的荷兰人确信不疑：上议院将委派他执行一项征服任务。

可 怜的范·里贝克！种植生菜！这就是他在非洲大陆南端的任务。公司解释说，香料船上的船员因患坏血病而锐减。坏血病是一种比海盗和敌人更要命的疾病。如果不加以防治，这种疫病将导致世界第一舰队瘫痪，荷兰将会遭殃。

有航海经验的里贝克知道，肆虐的坏血病将在甲板上和生活区里造成怎样的恐慌，那恐怖样子仍然历历在目：可怜的人们血流不止，发烧，牙龈肿胀发软，四肢僵硬如铁。他知道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水果和新鲜肉类能防治这种致命的疾病。

但眼前这个任务让这位年轻的荷兰人非常失望。他从加尔文的教导得知上帝选择了他的民族做大事。现在他却被告知那不是他的行当。他手下的5艘速帆船将要运载的不是大炮、火药桶或者士兵，而只是用于自我防卫的几支火枪。他们的货物将是铁锹、镐、生菜种、米种、麦种以及屠宰当地绵羊和山羊的屠刀。身穿黑缎紧身上衣带着白领巾的那些人并没有殖民征服的梦想，为了安慰沮丧的里贝克，他们说：公司的新哈勒姆号三桅帆船曾在他的非洲目的地附近搁浅，船上的60个人在被困期间发现那里有丰富的淡水、鱼类、野羊……甚至每年特定的时节会出现海豹群和鲸鱼群。总之，那里就像人间天堂。这种对田园风光的描述未能使范·里贝克感到满足。

范·里贝克将对非洲人持什么态度呢？他的回答强调：除了用礼物和小饰品同土著人换取新鲜的肉食，其余事情避免与他们接触；不能建立其他关系，不要尝试教育他们，让他们皈依基督教或者征服他们；尤其是不能亲善往来，土著人过去是，现在应该还是“外国人”。

荷兰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据称荒无人烟的非洲南部占据一小块儿立足之地，为驶向印度群岛的荷兰船只供应新鲜农产品。而且，范·里贝克要“背对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一心一意地执行这项任务。这绝不是什么英雄事迹。

失望的荷兰年轻人开始种生菜，他从未想到自己将谱写一个尚未问世的国家——南非——的历史的第一章节。

“桌山左舷1海里！”单峰驼号上瞭望岗哨的喊声引起了甲板上人们的一阵骚动。扬·范·里贝克的快船先前从阿姆斯特丹出发，与4艘400吨的船一同航行了105天。

1652年4月6日早晨，一片奇迹般的宁静笼罩着非洲半岛。曾在此处触礁并伤亡惨重的葡萄牙人将此地命名为风暴角，后来改为好望角。以往强劲的风卷来乌云遮蔽天日，推起印度洋的海浪撞向大西洋的波涛，激起座座泡沫巨峰。但是此时这“东南风”也出奇的平静。

这些新来的人在巍峨的桌山下抛锚。他们立刻为映入眼帘的自然美丽景象震撼。桌山的山坡俯冲进清澈的蓝绿色湾水中。这个狭长的半岛是森林和开花植物、蕨类以及芦荟丛的原始王国。栖居在这个热带天堂里的是一群群奇特多姿的鸟类。更让他们吃惊的是那些闯入眼帘的动物。“今天早上，我们碰巧看到一窝狮子正在狼吞虎咽地啃一只羚羊。”范·里贝克在他的一封信里写道。

最初的几周里，荷兰人看到的科伊牧民躲避着他们。在桌山那繁花似锦的悬崖脚下，科伊牧民们正在照料牲畜。

范·里贝克渴望用欧洲带来的小首饰和装饰品交换牲畜，但是土著人躲了起来。羽毛和金属饰品不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阿姆斯特丹的十七绅士命令范·里贝克建立堡垒和围墙保护，还派遣一位叫雷科洛夫·范·高恩斯的高级工程师评定是否可以挖一条横跨开普半岛的运河，从而把据点从非洲大陆上分离出来，使其在地理上独立于非洲，成为荷兰的一部分。这个奢侈的项目受到荷兰移民的热烈欢迎，然而，他们不久就发现这不切实际。

一百来个可怜的人怎么可能凭借锄和镐把非洲一分为二？这种想法纯属荒诞无稽！当然，除非成千上万的科伊人肯帮助他们。范·里贝克别无他法，只好违抗上级的命令。他再次向在桌山附近看到的那些黑人牧民派出信使，从欧洲带来的珠宝、镜子、服饰，必须最终打消他们的疑虑。但是白人像贼一样溜进了黑人的土地，没有哪个土著人愿意为这些白人效劳。加尔文教徒对非洲土地试探性的侵犯不祥地开始了。

范·里贝克毫不气馁。他查阅了一直随身携带的小本《圣经》，从《申命记》中选取了一首诗帮助同伴们恢复信心：“我将把他们的诸王送到你手中，你将使诸王的名在天下消失。”

他告诫并提醒同伴们，根据诗篇的记载，以色列之神如何将其人民从黑暗中解救出来：“他打碎铜门，砍断铁柱。”他于是想出一个把同伴和黑人隔离开的主意。他认为心怀敌意的黑人注定要受到上帝的惩罚。不能挖运河，他就种了两排横穿狭长半岛的野杏树。400年之后，野杏树修长的淡蓝色花朵绽放枝头，散发着花蜜与香樟的芬芳。香气依旧洋溢在开普敦南部的乡村，遥遥回应着南非白人保持与黑人种族隔离的第一幕。

在胡萝卜田、洋白菜田和生菜田间，范·里贝克和移民们修建了一座狭小的堡垒与寥寥几间干燥的石屋。几个月里，他们成功建起了一座补给站。这块微小的欧洲飞地与非洲人或周围的土地没有任何联系，它只用于养肥鸡羊，为过往船只提供蔬菜。在阿姆斯特丹，公司的公证人迅速签署官方契约，批准了这块非洲殖民地的所有权，没有人胆敢对所有权的合法性提出反对。开垦几块沙土地种植生菜怎么能够当成领土征服？

绅士们洋洋得意——有了非洲南端的这个临时项目，他们实现目标就有保证了。为了补充新鲜的农产品以防止水手们得坏血病，已经有几艘香料船正向这个小小的基地驶来。

范·里贝克急切地想让赞助者们认识到，应该扩大这一小块殖民地。如果十七绅士批准他从西非、印度群岛或者印度尼西亚买几个奴隶，他会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增大十倍。他们回答得直截了当。

绅士们反对这位代表的扩张梦。他们绝对不希望扩大非洲的小基地。它将是有限的且自给自足的，尤其是不耗费公司任何资本。但是范·里贝克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帮助。阿姆斯特丹运河里从未刮过的非洲东南风给他增添了所需的劳动力。

荷兰的阿默斯福特号先前俘获了一艘葡萄牙三桅帆船，抓住了船上的 250 名安哥拉奴隶，后来船在好望角海岸失事了；许多人遇难，但是有 150 多人挣扎到岸边，奴隶主就在幸存者之中。范·里贝克立即从他手里把奴隶买了过来。一下子，范·里贝克的人数翻了一番，于是作物种植面积和鸡羊养殖的规模也翻了一番。

永别了，坏血病！开普之端将永远储备着生菜、胡萝卜和新鲜的肉类。但麻烦并未永别。

当年轻的女奴隶引起殖民地单身汉注意的时候，麻烦降临了。虽然范·里贝克禁止同伴们与这些女子发生关系，但是社区里不久便萦绕着地下爱情的喃喃细语。如果没有取蕾切尔、露丝或者伊娃这样的教名，这些女子就以原居地命名——孟加拉的玛丽、巴达维亚的卡瑟琳娜，或者莫桑比克的苏珊娜。许多女奴到头来和冲动的荷兰人共享草席。

十七绅士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他们没有召回罪犯，而是利用商机惩罚他们。荷兰又刚刚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即荷兰西印度公司，而且给了它垄断美洲贸易及世界范围内非洲奴隶贸易的特权。新公司下令移交所有来自阿默斯福特号的女奴，这沉重打击了与女奴共同生活的男人们——一位 35 岁的荷兰公民和一位来自赤道几内亚的 24 岁女奴凯瑟琳娜·安东尼的正式婚礼被取消。

这类的婚礼计划让阿姆斯特丹的公司管理者感到耻辱，因为这有悖于公司的商业道德。

这位年轻的非洲女性嫁给公司的一个员工，就实际上获得了自由。对于一向关心利润的绅士们来说，为解放一个奴隶付出 200 荷兰盾的代价是不可忍受的。幸好，这几乎是唯一一个例子。

范·里贝克的大部分同伴与男女奴隶都保持着森严的主仆关系。他们把奴隶叫做卡菲尔——一个与“黑鬼”近似的词，给他们分配最苦最累的农活和家务。范·里贝克迫使他们遵守苛刻的规定：晚上 10 点以后任何外出的奴隶，如果没有主人陪伴，必须带着提灯示意自己的存在；因工作要求需要走出一定距离范围的要出示通行证；为了防止奴隶萌生逃跑的念头，为一个白人工作的黑人不能与为另一个白人工作的黑人联系；奴隶犯了偷盗、违抗或逃跑等轻微的过错就会被处以鞭笞、烙刑甚至绞刑……仅仅是对上级举起手的动作，无论有无武器，就能把一个奴隶送上轮刑，让他骨头折断、四肢脱位、生不如死。

有个女仆无意中烧着了雇主的房子，就被钉在燃烧的房子里活活烧死了。奴隶的尸体被曝尸刑场，在众人眼前被秃鹰贪婪地啄食。有个女仆的婴儿死了，她于是受到惩罚，要被炙热的钳子扯掉双乳。虽然范·里贝克突发基督教慈悲，发出了缓刑令，但是后来这个可怜的女孩被捆进口袋扔进了离桌山不远处的大海里。

1657

年 5 月，蓄着山羊胡子的宿命论教义创立者，大概会在日内瓦的坟墓里高兴地翻身——他们深爱的小小荷兰再次证实了它在人世间的卓越地位。

“赞美上帝！”范·里贝克在给他阿姆斯特丹的上级的信里写道，“我们刚

刚第一次用亲手在非洲土地上种植的葡萄榨出了葡萄酒。”这是种生菜，养鸡、羊以来一次出乎意料的发展。“派给我会种葡萄的农民，”他恳求道，“这里的土地极为适合种植葡萄。我们卖酒给过往船只就能发大财。”尽管这符合十七绅士的商业胃口，但是绅士们更青睐限制殖民地的政策，拒绝派遣更多工人到非洲的小前哨。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曾颁发南特诏书，准许新教徒实践信仰自由。但是路易十四突然撤销了他祖父的诏书，流放了几千胡格诺派教徒，即法国新教徒。这些男女躲避到荷兰、德国和瑞士。这对范·里贝克就是个奇迹。公司同意把50来个家庭送到开普，分给每个家庭几公顷土地，并提供必要的工具。作为回报，他们必须发誓效忠公司，至少务农5年。

1688年4月，175个胡格诺教徒在开普敦登陆。横渡大洋过程中有20人死亡。这些移民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省、阿基坦省、勃艮第省和陀菲内省，分别姓维利尔斯、迪·普莱西、拉布斯盖涅和迪比森。他们多半是农民和葡萄种植者，但是也有几名手工艺者、三位医生，甚至有一个叫巴斯图瓦·皮埃尔·西蒙的传教士。公司代理人负责确保他们迅速融入在当地称为布尔人或“农民”的荷兰裔殖民者社会。这样一来，非洲最南端出现的法语语言和文化转瞬即逝。

然而这一小股欧洲移民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十七绅士在雾蒙蒙的荷兰所构想的农产品补给站的性质。

范·里贝克的同伴们安分守己地种植了几季蔬菜。一天，其中9个人表示希望正式脱离公司为自己种地养牲畜。让范·里贝克吃惊的是阿姆斯特丹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在当时的条件下，于“世界之极”供养100个移民是非常昂贵的。采用这种方法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公司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因此只要这9个布尔人家庭愿意让公司定价收购他们生产的所有农产品，公司就同意给他